

湖北革命 知之录

张难先/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湖北革命知之录

张难先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459-8

I. ①湖… II. ①张… III. ①革命史—研究—湖北省—近代 IV. ①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33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湖北革命知之录

张难先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459-8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1/4

定价: 58.00元

再版前言

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祖父张难先就是这场伟大革命的投身者。早在 1904 年，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指引下，祖父就与同时代的革命先贤们，在总结以前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探索出一条湖北革命的正确道路——运动军队，祖父曾激昂地说：“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当时祖父已届 30 周岁，早已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为了革命，他同比他小 10 多岁的革命志士一起投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他们在军营里散发革命书报，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士兵觉悟；除了运动军队外，祖父还通过在文普通学堂读书的同乡发动各学堂的学生。在发动军队、学生的基础上，商议组建革命机关“科学补习所”。组建筹备会共 12 人，其中工程营士兵就有 8 人，占三分之二，所以祖父又把“科学补习所”叫做“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科学补习所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湖北革命已由思想发动进入到组织发动的阶段。祖父在工程营播下了革命的火种，3 年以后，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是从这里打响。祖父与其战友们为推翻帝制、开创共和所建立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祖父 1874 年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东乡接阳一个小商兼农户之家。3 岁时开始入私塾，接受传统儒学教育。他出生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

青年时代，祖父就厌弃科名，立志济世。18岁时写了一副门联明志：“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戊戌维新时期，他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追随者。后来，他认识到，维新变法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他很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1904年，他赴武昌，投身新军，和胡瑛等人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同年发起创建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在早年的革命中，祖父曾遭到逮捕，险遭杀害。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祖父就从汉川奔赴武汉，参加抗击清军的战斗。祖父是湖北辛亥革命亲历者，也是辛亥革命的记录者和研究者，他写了不少关于辛亥革命的诗词、文章、著作，诗如《甲辰双十节感赋》，文章如《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著作如《湖北丙午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湖北革命知之录》。写《湖北革命知之录》时，祖父已届耄耋之年，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写作环境十分艰苦，祖父以顽强的毅力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与写作。为什么祖父对此如此执著呢？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保存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和信史，以此来教育青年一代；二是通过总结辛亥革命的精神，鼓舞全民族同心协力，抗击日寇侵略。为了写好这本书，祖父不顾年老体衰，辗转于政府机构、大学、图书馆，查找史料，还写信向健在的辛亥革命同志及已去世的辛亥革命同志亲属征求史料，祖父把稿子写好后，还专门请大学的史学教授、专家提意见。书名取“知之录”，正如祖父在自序中所说的：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意。为此，此书三易其稿，可见祖父对写作的认真。1945年，《湖北革命知之录》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翌年再版于上海。在《湖北革命知之录》出版后，祖父将为写这本书所收集的史料和往来的书信资料整理成册，其中仅往来的书信就有18册之多。他一直珍藏在身边。1968年祖父去世后，由父亲捐献给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今年春，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就看到了这批书信的影印本。经仔细翻阅，感到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感到祖父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的真实分量；感到很值得史学界人士研究与参考。

《湖北革命知之录》出版时就受到众多辛亥元老和各界人士的好评；当今的学者们也认为，这部著作是湖北辛亥革命全景式的记录，是“继《武昌

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分量的首义史学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基本上囊括了从辛亥革命前夕至民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中有关湖北的重大事件，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祖父在序言中写道：“对于本省首义事，素无述造意念，以中央党史会国史馆筹备会，本省通志馆负责有人也。前年偶与京省馆中人谈，咸以史料难搜为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与武昌首义之役者，均负有供给史料之责也。”祖父在后序中感叹道：“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今年是武昌首义一百周年，从全国政协提案及相关报道等方面都获悉全国要开展大型的纪念活动。武汉更是投资几个亿建辛亥革命博物馆，并积极投入到纪念活动的准备当中。因此，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湖北革命知之录》用简体横排汉字出版，对年轻一代了解、研究辛亥革命，是很有帮助的；对弘扬先辈革命精神，振奋民族雄风，是更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张铭歌 张灵毓

2011 年 8 月于北京

读《湖北革命知之录》

张难先是湖北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过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创建，亲历湖北辛亥革命，其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就是湖北辛亥革命全景式的回顾，是当今了解、研究湖北辛亥革命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湖北革命知之录》写作、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张难先已是70开外的老人。为何已届耄耋之年却如此孜孜于此？其一是作者有感于国民党党史、国史机构似乎对湖北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以至于湖北革命功绩不彰，志士事迹不显，倘不搜集、整理，若干年后辛亥志士谢世，史实或将湮没，“因发愿以全力赴之”。他在《自序》中写道：“余不文，对于本省首义事，素无述造意念，以中央党史会国史馆筹备会，本省通志馆，负责人也。前年偶与京省馆中人谈，咸以史料难搜为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与武昌首义之役者，均负有供给史料之责也。若身亲其事者，漠不关心，秘不示人，则馆员即同无米之炊。又觉辛亥武昌首义，于本省本国世界诸史乘，俱占重要之一页。”他在《自序》中对有关机构的批评还是比较委婉，顾及其颜面，而在日记中则直言不讳了：“因湖北通志馆、中央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对此俱冷淡。”其二是为了以辛亥革命所表现的革命精神鼓舞全国军民的斗志。在极其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该书的撰写，显然别有深意。在《后序》中，作者强调：“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惟明达察焉。”1945年，与人谈到辛亥革命史

时，他说：“民国成立已经三十余年，可是还没有一本关于民国成立的历史的好书，国民不知民国缔造的艰难，如何叫他们爱国？”可见，作者目的是激励抗战，复兴民族。可以说，著作表达了这位辛亥老人炽热的爱国情怀。从写作缘由也可以反映出，该书纯属个人著述，不属于国民党“党史”或“国史”范畴，因此就较少受到国民党官方正统史学思想的禁锢。

张难先从1943年就开始搜集史料，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走访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图书馆、大学，采访了诸多当事人，并通过信函等形式，向当事人、亲历者征集史料。国家抗战正酣，局势纷乱如麻，作者颠沛流离，生活困苦，长子张少勤在战乱中又不幸病故。从湖北恩施到重庆，几经迁移，搜集、整理、撰写工作坚持不懈，其艰辛可想而知。老友、辛亥革命志士李春萱拟汇赠五千元，给予印书帮助，被作者谢绝。因为作者着手编录该书时，就立下四个规矩：不请阔人作序，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不鼓吹自己，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有的书籍借到后因须按时归还，时间紧迫，知情者说，作者“常常在菜油灯下抄到半夜三更，他又怕书上的材料不完不实，又东奔西走去寻找现存的当事人来补充，来印证，找不到的远处的人，便通信征求与讨论”。“他的写作的态度，也像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那样的审慎精密。”作者态度与精神，颇受辛亥元老称赞。张知本来信说：“蜀道之难，古今同慨。大驾以高龄搜访辛亥革命史料，不辞劳瘁，岂惟热忱，令人景佩。”著作三易其稿，完竣后，据说，专门请大学史学教授入住家中，进行商讨。作者严谨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作者在自序中也说：“本录命名‘知之’者，即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意。知之义亦有二：一、见而知之；二、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当忠实记载；闻而知之者，亦当审慎采择，不敢苟也。”

《湖北革命知之录》资料来源广泛：一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史实；二是作者搜集、征集到的著作，如居正的《辛亥札记》、查光佛的《武汉阳秋》、邱文彬的《辛亥阳夏起义事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三是搜集、征集的回忆文章、传记、墓志铭等；四是走访当事人当时记下的笔记。此外，凡重要命令、文告、函电等，也予以采录。因此，史料丰富。在作者记

忆中，在武昌首义时期，宋教仁曾草拟过《鄂州约法》，但没有相关资料，为印证此事，颇费周章，到处查证，不仅证明确有其事，而且找到了文本。很多史料互有矛盾，但作者都加以考订。比如革命志士陈磊参加何种革命组织问题，就有文学社与共进会两种说法，作者将其列入共进会名单中。新中国成立后有史家认为《湖北革命知之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笔者考证后认为，张难先的说法并不错误。

依据史料，作者编为22部分。每部分先叙述史实，再列相关人物传记或墓志铭。全书共列人物传记、墓志铭、墓表等70余篇。有的人物传记为他人所撰，该书予以收录，有的则是作者本人撰写。该书以湖北辛亥革命发生发展为主线，以重大事件或革命团体为纲，按时间顺序，叙述湖北辛亥革命全过程。内容涉及湖北革命的动因、湖北革命思想的演进、革命团体的演变、武昌起义的组织与发生、阳夏战争的经过、湖北都督府的建立、中华民国的创立等史实。起于1900年汉口庚子之役，止于中华民国政府、国会成立。著作以记叙湖北辛亥革命史实为主体，但眼界并不局限于湖北。作者在叙述湖北辛亥革命史实时，也把湖北辛亥革命与全国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并用前二章的篇幅追溯了中国革命思想的渊源、孙中山革命历史，这就阐述了湖北辛亥革命的背景，揭示了湖北辛亥革命与全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的关系，反映出作者开阔的视野。

著作以翔实的史料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湖北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而且展现了湖北革命党人勇于开拓、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如对湖北革命团体的介绍，自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迄文学社、共进会，都详尽叙述其始末，揭示了革命团体演变轨迹，展示了湖北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斗志及不事张扬、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从而揭示了湖北成为首义之区的重要原因，彰显了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作者热情讴歌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以此激励民族抗战。在武昌起义和阳夏战争中，牺牲者不下万人，大部分都是无名英雄。作者满怀崇敬的心情，撰写《无名英雄传》，称颂其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功绩：“吾不敢作夸大之词，谓中华民国，纯由此万余之无名英雄所缔造。然至少武汉之光复，之支持，甚或湖北之军政府、都督府、大都督、总司令

等等，悉由此万余无名英雄之血肉换来，洵事实也。顾可等闲置之，以无纪乎？吾因敬谨为此万余无名英雄立传，以次于武、阳、夏三役烈士之后，以告来者，而知复楚之不易也。”

作者虽非史家，却不乏史识。他在后序中提出八个问题供国人研究，这些问题确实值得研究总结，如：“武昌地方，四面受敌，当时全国人士，俱认不宜发难，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几个政府所忽视，社会所菲薄之士兵（当时学生参加者亦不少，然主力仍在士兵），何以竟成此有史以来之奇迹。”“如此艰巨伟大事业，何以秘密运动，仅费五千八百元之财力，即奏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效。”“几个乡村无文采，寡见闻，少声气之士兵群众，武昌首义，何以竟倾动世界之文明大国，一致赞美，严守中立。”“八月十六日事泄，领导人物全体出亡，何以仅寥寥之下级干部，于雷霆万钧之下，一反手而举其事，并且不扰市民，不费约束，人自为战，动协机宜。”……

著作中大量传记为征集的他人所撰文章，作者收录时，坚持公允审慎的立场，对一些溢美之词、作者看来的不实之处作了处理。但这样的处理又会使他人原作失去原有面目。著作出版时，有书评就指出：“张君是录，据其凡例言，以集合见闻供史家参考为宗旨。故传状碑志，多依他人原作转载，溢美失实，自在意料。以史料纂辑之标准衡之，此不能为张君病。惟凡例又谓‘所收资料或含有派别之意见，夸慢之辞气，污蔑玩弄之叙述者，本书概以审慎平允之态度酌录，不敢直抄’。是则又似奋笔实削，反失原来之真面目矣。何如备列众说，以待后之史家采择，或附辨证，以抉是非乎？”

湖北是辛亥首义之区，湖北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帝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志士以其亲身经历回忆或阐述这场革命，或是为了保存史料，或是为了纪念先烈，或是为了策励后进。有关回忆或记叙不在少数，除上述著述外，还有龚侠初的《武昌两日记》、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熊秉坤的《武昌起义谈》等。这些著作多是当事人所撰亲身经历，为辛亥革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相比之下，《湖北革命知之录》是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比较大、内容丰富、系统之作。当今学者罗福惠教授认为它是“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分量的首义史学著作”。（罗福惠教授

认为,《武昌革命真史》“是解放以前关于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这一专史中分量最重的著作”。)

《湖北革命知之录》由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翌年再版于上海。1949年之后,台北文海出版社曾再版,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昌洪将其编入《张难先文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 张继才

2011年7月

目录Contents

自 序..... 001

凡 例..... 003

吾国革命思想之渊源..... 005

总理简史..... 008

总理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 010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020

总理遗嘱..... 022

湖北革命之动因..... 023

庚子汉口之役..... 024

烈士唐才常事略..... 027

潜江傅君良弼墓表..... 029

吴禄贞传..... 032

秦力山传..... 047

庚子甲辰间鄂人思想之演进..... 049

科学补习所始末..... 061

吕君槐庭传（三十三年元月）..... 065

王汉传（三十三年元旦）..... 066

胡瑛传..... 069

朱子龙传（三十二年夏）..... 071

兴国州人曹亚伯..... 072

宋先生传略..... 075

刘静庵传	081
冯特民传	086
何自新传记	088

日知会始末 090

胡兰亭传	103
梁耀汉传	104
李君筱香传	105
季雨霖传	109
李亚东传	111
吴贡三传	112
赵鹏飞事略	113

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 114

朱和中事略	117
伯兄质斋先生行谊记略	119
石衡青先生行状	121
田桐事略	136
宋开先传	146
宋开先事略	147
吴昆传	149
黄季刚墓志铭	150
余诚传	152
龚国煌传	153

丙午后公益社之扶助功用 156

湖北军队同盟会之始末 159

群治学社之始末 162

振武学社之始末 167

杨王鹏传	172
------------	-----

文学社始末..... 174

- 蒋翊武事略..... 184
- 詹大悲传..... 186
- 王烈士宪章事略..... 188
- 蔡大辅事略..... 189
- 阙龙传..... 189
- 李济臣传..... 190
- 熊伟传..... 192
- 胡玉珍事略..... 192
- 黄家麟事略..... 194
- 鄢树藩事略..... 195
- 江光国事略..... 196

共进会始末..... 198

- 孙武传..... 211
- 襄阳刘仲文先生事略..... 214
- 张振武传..... 216
- 刘英传略..... 221
- 刘铁事略..... 224
- 勋二位陆军上将蔡君墓志铭..... 227
- 吴醒汉事略..... 229
- 陈滔传..... 231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首义..... 232

- 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 235
- 陈其美传..... 238
- 赵伯先事略..... 252
- 焦达峰传..... 255

武昌首义之发动..... 258

- 彭楚藩传..... 283

刘尧激传..... 285

杨宏胜传..... 287

邹玉溪传..... 288

周荣发传..... 288

王世龙传..... 289

纪鸿钧传..... 289

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 290

黄兴传..... 322

汉口战事始末 340

熊世藩传..... 370

姚斌传..... 370

徐少斌传..... 371

谢元恺传..... 372

马荣传..... 372

孟发成传..... 373

李继广传..... 374

汉阳战事始末..... 375

杨玺章传..... 407

刘玉堂传..... 408

萧钟英传..... 409

无名英雄传..... 410

武昌防御始末及停战..... 411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422

国会成立..... 435

后 序..... 445

本书干支、西历、纪年对照表..... 448

自序

本录命名“知之”者，即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意。知之之义亦有二：一、见而知之；二、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当忠实纪载；闻而知之者，亦当审慎采择，不敢苟也。余不文，对于本省首义事，素无述造意念，以“中央”党史会国史馆筹备会，本省通志馆，负责有人也。前年偶与京省馆中人谈，咸以史料难搜为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与武昌首义之役者，均负有供给史料之责也。若身亲其事者，漠不关心，秘不示人，则馆员即同无米之炊。又觉辛亥武昌首义，于本省本国世界诸史乘，俱占重要之一页。因于去年正月起，负搜访本省革命史料之义务。走谒各老同志，求其口说本人事迹，及所见闻者，而笔记之；不能面晤者，函请自记置邮以来。其亲记示余者，则有李君西屏、章君裕昆、王君纘承、赵君师梅、甘君绩熙、张君翼洲、曾君省三、胡君祖舜、李君作栋、陈君雨苍、黄君吉亭、殷君子衡、梁君瑞堂、欧阳君瑞骅、范君腾霄、李君基鸿、陈君少武、聂君国青等。并承傅君养荪寄其先公良弼之碑文行状，耿君伯钊寄其同学吴公绶卿事略，朱君一理寄其先公子英所手写之欧洲同盟会纪实，李君云生查记欧洲同盟会，但君植之增补东京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单，胡君忠民寄其先兄秉柯之行述，蔡君则民、化民昆仲，寄其先兄济民之行状碑志，刘君发煊寄其先叔仲文之行状，田君东里寄其先公梓琴之行状，李君远骧寄其伯父国鏞之起义日记，夏君衡青叙述其辛亥武汉外交之经过，杨君杰丞叙述其资中反正之情形以来，凡此，皆湖北革命亲切之史料，可供参考者也。复访得梅川居士所著

之《辛亥札记》，查君光佛所著之《武汉阳秋》，邱君文彬所撰之《辛亥阳夏起义史略》，曹君亚伯所编之《武昌革命真史》，李君长龄致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书，及各图书馆并坊间出版关于武昌首义之各种纪载。其有疑问，就近请教于居公觉生、熊公载乾、蔡公希圣、邹公海滨、孔公雯掀、张公怀九、李公廉方、彭公临九、李公书城、孙公铁人等；并承张公溥泉、冯公自由，及历史学者郭量宇、沈刚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拙录初稿，始获藏事。谨此致谢！尤其欧阳瑞骅先生，助予极多，每写一篇，即出就正，率承更定，至为感荷！本录起自庚子汉口之役，至辛亥武昌首义，及中华民国政府国会成立而止。维兹事体大，余一人之知识有限，加之时丁国难，故旧离索，求其详搜靡遗，非势所许。敬恳本省同志，郑重乡邦文献，随时赐教，余当敬谨接受，遵改遵加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沔阳张难先序于陪都之歌乐山